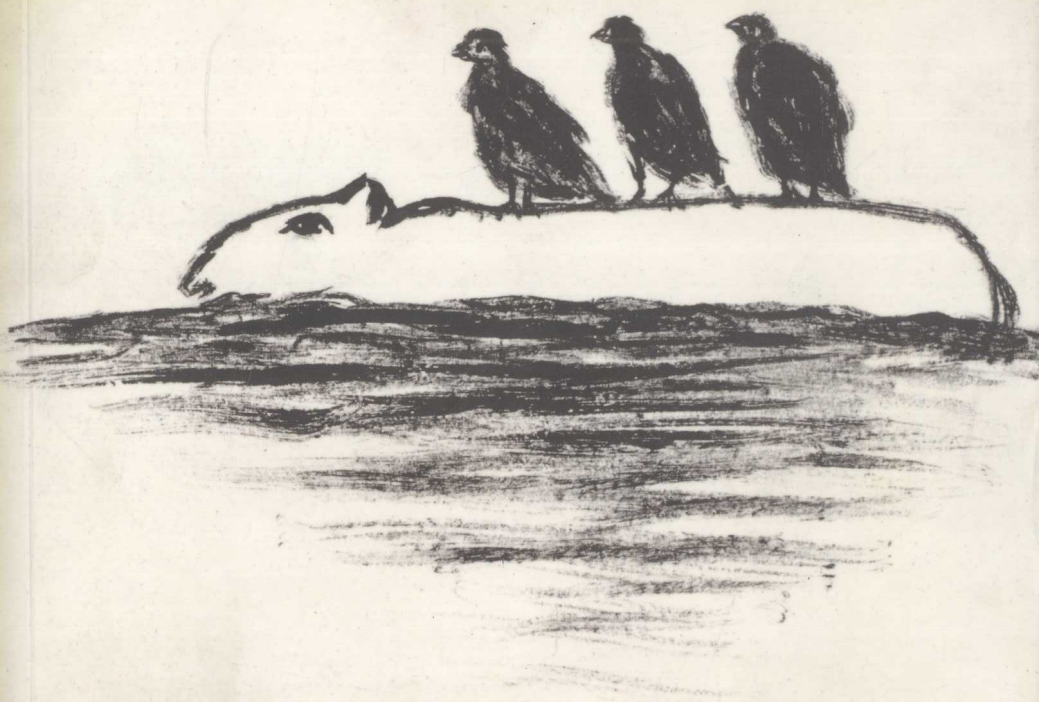




巴黎日记

武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艺巴黎日记 / 武艺著. —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5.1

ISBN 7-80674-603-X

I. 武… II. 武… III. 写生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3412 号

巴黎日记

著 者 / 武 艺

图书策划 / 姚震西

责任编辑 / 何庆军

装帧设计 / 阿 西

出 版 /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 南宁市望园路 9 号

邮 编 / 530022

发 行 /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 广西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9cm × 1194cm 1/32

印 张 / 7

书 号 / ISBN 7-80674-603-X/J · 431

定 价 / 48.00 元

巴黎日记 武艺



序

此书的内容与巴黎有关。

我在巴黎住了5个月，记录了一些画面与文字。回到国内，那种烙印一时还难以忘却，甚至有种失落感，于是我在3月底去磁州窑呆了四个星期，将巴黎的印象，还有回国后的一些记忆反映到了陶土上。这样一来，本书的内容便不只限于在巴黎当时完成的，它既是游记，也有对记忆复读的部分。

这是我第一次将一种感觉或者说状态归纳得相对完整，跨越的时间也较长，但我想那段记忆不仅仅局限于此，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可能会不时地去表达它们，只要那些东西仍能触动我。

武艺 2003.5.6于北京马坡

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18, rue de l'Hôtel de Ville - 75180 Paris cedex 04

Nom : WU Prénom : Yi

Séjour du : 13.08.02 au : 27.12.2002

Signature 

CITÉ INTERNATIONALE
18, rue de l'Hôtel-de
75001 PARIS

Carte n° 3366

 **WU YI**
Compositeur

巴黎话接 Arrivée à Paris 01 44 90 50 50		外省话接 Appelle la Préfecture 01 44 90 50 50	
01.08.05.01.71.88		08.11.00.71.88	
在家免费 01 44 90 50 50		在电话亭 01 44 90 50 50	
08.05.01.71.88		08.05.01.71.89	
		回呼电话 01 44 90 50 50	
08.05.01.71.88		08.05.01.7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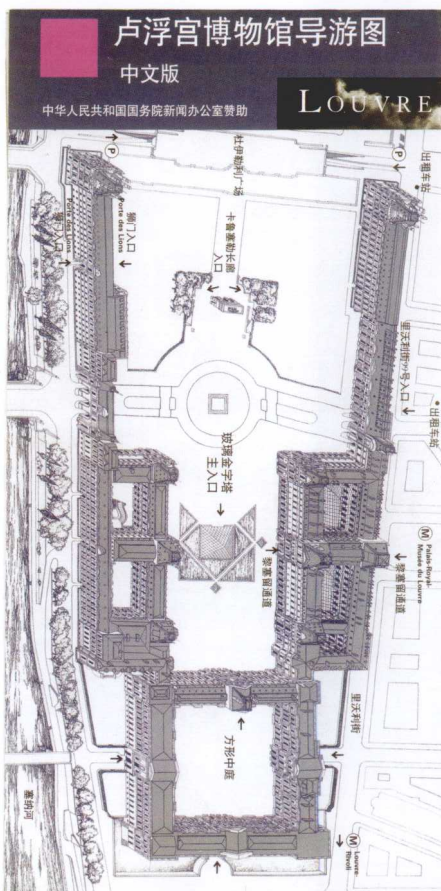
		Type of card: ☐ Individual Card ☒ Family Card		No. of countries: Enter from 1st class valid for <u>03</u> countries		1st class ☐ 2nd class ☒ 3rd class		Validity: From <u>01</u> <u>01</u> <u>2002</u> To <u>31</u> <u>03</u> <u>2002</u>	
Name: Last name: <u>Smith</u> First name: <u>John</u>		Address: Street: City: Country: Zip:		Date of birth: Day: <u>15</u> Month: <u>04</u> Year: <u>1961</u>		Date of issue: Day: <u>03</u> Month: <u>01</u> Year: <u>2002</u>		Date of expiry: Day: <u>31</u> Month: <u>03</u> Year: <u>2002</u>	
EURAILPASS valid <u>15</u> DAYS (MONTHS)									
Start date: Day: <u>31</u> Month: <u>10</u> Year: <u>01</u>		End date: Day: <u>03</u> Month: <u>01</u> Year: <u>02</u>		Country of residence: <u>CHN</u>		Passport No.: <u>G 9433322</u>		Issued by: Name: Address: City: Country: Zip:	
Only valid with your passport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Serie G - 6 Nº 357009

Entrada Gratuita



目录

序3

印象·状态·幻景

——与武艺游欧洲6

日记 画稿29

状态 水墨137

状态 陶瓷165

日记 影像195



印象·状态·幻景

——与武艺游欧洲

噢，巴黎！巴黎！救救我吧！救救我的思想！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2002年8月到2003年1月，武艺去了趟欧洲，住在塞纳河畔的巴黎国际艺术城。以法国为中心，又游历了荷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等国家。除了徜徉于异国的街市和博物馆之外，对武艺而言，更是一次精神之旅。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碰撞使武艺如同呼吸了带着陈酒醇香的空气，醺醺然陶醉其间。趁着那印象依然清晰，那状态尚未混去，武艺和我聊起了他在欧洲的经历。

我是个崇洋的人，可绝不媚外。我这里所说的洋是指欧洲，我所崇尚的是欧洲的文化，我喜爱欧洲的艺术，敬佩欧洲人那种执著的追求科学的精神。可惜这一切都只是我头脑中的幻景，对于从未踏出国门的我来讲，只能借武艺的叙述神游欧洲了，让他的眼睛来印证我想像中的另一个世界。

此次欧洲之行，武艺共画了500多幅写生。不过他并不想多说自己的作品，因为欧洲文化给他的印象更加深刻，这种文化散在空气中，包围着每一个人。也许欧洲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空气，但是对于像武艺这样一位敏感的艺术家的第一次到欧洲，很快就感到了那种柔和、醇厚，以及些许没落的气息。

一、欧洲印象

我和武艺从认识到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已经有十多年了。其间，我们常常在一起喝酒，神聊对艺术的看法和对待人生的态度。但是，如此正式的交谈还是第一次。我忽然感觉眼前的武艺有些陌生，比我印象中的那个满嘴东北腔的诙谐机智的家伙多了一些深沉。他对欧洲的印象是非常感性的，要想真正了解一种文化，必须了解它的人民，而要了解它的人民，短短5个月是远远不够的。但是，真正的艺术家往往会从一些平常人不太注意的细节捕捉到某种文化深处所显露出来的表征。当武艺给我展示他分别在巴黎和国内拍摄的一组组相互对照的图片时，我不由得钦佩他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家的情趣与敏感。

武艺一上来就给我讲了他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的遭遇。由于在巴黎的同事没有联系好，没人到机场接他。人生地疏的武艺拉着行李走出候机厅，停在那里的出租车全是奔驰，武艺心里直犯嘀咕，这到巴黎得多少钱？这时，有位非常绅士的老人招呼他，于是武艺懵懵懂懂地上了老人的车。车开出去有10分钟了，武艺忽然发现车上没有计价器——黑车。情急之下，武艺连比划带吆喝，让那老人回机场。事后武艺说，看老人的样子，知道老人肯定会将他送回去。车回到了机场，老人的态度依然和蔼，帮武艺将行李卸下，并指着远处，那里有正规的出租车。对此武艺颇为感慨，开黑车的都如此富有职业精神。如果在北京，这一刀是肯定宰上了。上了出租车，开车的是个手上缠着绷带的小伙子，在高速路上一只手扶着方向盘驾车飞驰。武艺提心吊胆地看着路上的标志牌，见箭头指的方向不断地出现“Paris”，才放下心来。到了目的地，一共36欧元，如果坐老人的黑车要100欧元。

武艺住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在巴黎的画室。一些中国的美术院校在那里都有画室，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它们属于巴黎国际艺术城的一部分。艺术城是法国人布鲁诺夫人在塞纳河边的私有建筑，供世界各国到巴黎旅行的艺术家居住，房租要比同等位置的其他房子便宜很多。这里大概就是巴黎著名的“左岸地区”，在塞纳河畔，因艺术家聚集而闻名。

提到巴黎，我脑子里首先反应出来的是卢浮宫和各种博物馆。所以，我马上就将话题转到了卢浮宫。武艺的说法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刚到巴黎，也是特别想看那些欧洲大师的原作。所以，我在卢浮宫里呆了足足7天，但是最终我发现真正能感动我的作品并不多。这7天只不过像重温一遍外国美术史，近距离地看到了那些大师的作品，好比第二次见到它。画面中的人物形象与现代的欧洲人完全一样，不过是服饰变了，就像一个现代欧洲人穿着17世纪或18世纪的服装。有时觉得还不如在地铁里看到一个漂亮的法国女孩来得生动。”

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武艺接着补充道：“整个巴黎其实就是一个大博物馆。走在任何一条街道上都会感到那种深厚的历史积淀。相比之下，卢浮宫不过成了这个大博物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街道两旁的建筑都是非常古老的，即使有些房子的主体毁坏了，巴黎人也会很精心地保留下房子的立面，以保持整个街道建筑风格的统一，他们一般是在立面的后面盖上新房子。在巴黎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两种噪声，一种是摩托车马达的轰鸣声，一种是电钻的声音。在巴黎到处可以听到电钻的声音，因为巴黎一直在维护和修缮老的建筑。对这些建筑的保护使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得以完整地传承下来。那时我常想，假如有一天在中国的城市里经常传出电钻声，这个国家才有希望了。不过在我们身边，可维护的已经被毁掉了，将来在我们现在兴起的‘新建筑’里传出电钻声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在日记里说，在北京只看到拆毁、新建，而看不到维护。”

对此，我倒是不以为然。在我眼里，北京真正值得保留的建筑遗迹并不多。除了故宫、北海这些皇家的宫殿和园林，再有就是一些达官的宅第，像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之类的。而代表所谓北京特色的四合院，大部分由于居住人口的增加，早就变成了大杂院。院子里，人们为了缓解住房紧张而加盖的小平房形成了狭窄的走道，低矮房间难见天日，落后的卫生系统让人们的生活异常不便，在那里我只看到了恶劣的生存环境，如果这也能算是特色。所以，我一直认为，除了个别比较完整的四合院，绝大部分根本不具有保留的价值。从建筑艺术本身来看，也暴露出中国古代建筑中所存在某些不足和欠缺，比如木构建筑的难以持久，中国现今保留下来的最早的木构建筑不过是唐代的一座小寺庙，位于五台山的南禅寺。而且一成不变的梁柱系统在建筑空间的处理上也缺乏创新。但是比拆除更不幸的是，大量新建的垃圾建筑开始矗立在北京城的地平线上，玷污着这个城市的形象，比如长安街沿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些有大屋顶的被戏称为后现代风格的建筑，最形象的比喻莫过于“穿西服，戴瓜皮帽”。

武艺也深有同感，他举了卢浮宫前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形的扩建工程为例子。的确，这是艺术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桩公案。当时密特朗政府为了改善卢浮宫的参观和收藏条件，决定对其进行扩建。但是，卢浮宫已经成了巴黎市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它的改动关系到每一个巴黎人的感受。起初，贝聿铭的方案遭到了整个法兰西的反对，巴黎人更是佩戴写有“为什么要造金字塔？”字样的圆形小徽章表示他们的不满。尽管巴黎人最终接受了贝聿铭的设计，但是巴黎人的声音毕竟传达了出来。而像北京的中华世纪坛那样的大而无当的水泥垃圾毫无来由地闯进人们的视野，谁问过观者的感受呢？在北京，我们可以感受到它作为首都的大气，同时也会发现它缺少细节，缺少散发年代久远的醇香的局部。这是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

武艺在巴黎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说明巴黎人对于城市环境的关注。那就是施工工地外边的围栏。他特地拍了几张照片给我看。起初，我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经武艺的指点我才发现，原来紧挨墙面的栏杆是画上去的，而画着栏杆的墙面也不是真正的墙面，而是围着施工工地的挡板，施工者细心地将挡板画成与建筑表面相同的样子，最初也许不过是某人的别出心裁，但它反映了人们对自己城市环境的细心呵护。

听着武艺谈这些看上去琐碎的观感，我确实有一种深深的触动。也许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那种艺术家的敏锐与心灵的开放，让我的心也随之飞动。我所认为的艺术家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不会将自己拘泥在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而是充满热情地关注周围的生活，用心去体察周围的一切。只有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艺术家的作品才会打动别人。

这次武艺从巴黎回来明显比原来瘦了，大脑袋似乎小了两圈。我笑问武艺，巴黎的消费一定很高吧，是不是不舍得吃饭的？



武艺想了想说：

“巴黎的消费还是挺高的，一个苹果大约要人民币4.5元，西红柿是相当于人民币10元左右一斤。在蓬皮杜中心后面有一条温州街，全是温州人在经营。据说他们先挤走了犹太人，又挤走了黑人，在那里站住了脚。他们在那里卖一些从中国倒过去的服装、箱包、食品等，走在温州街，就像在中国一样，东西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比如温州街出售的中国电话卡在华人圈子里就非常流行，打长途很划算。我经常光顾那里。有一回，我准备去吃包子，还碰上了张曼玉，估计也刚从包子铺出来，看上去普普通通。在温州街如果你会讲温州话，商店的老板对你会非常热情；如果讲普通话，就不太爱搭理你。在街上有一种回到国内的感觉，到处显得散散乱乱的。”

我不禁觉得好笑。的确，中国人到哪儿都会让别人感到自己的存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很多“特点”都会原封不动地跟着我们飘洋过海，这也许是中国人生存能力超强的一种体现。说到这些，武艺同样感触颇多。在卢浮宫，为残疾人预备的轮椅常会被“聪明的”中国人利用。因为这样坐轮椅和推轮椅的人都可以免票。直到在大师的杰作面前激动得从轮椅上站起来时，才露了马脚，被工作人员礼貌地将轮椅没收。卢浮宫的中文说明图常常会被我们的同胞一个人拿上一大叠，说回去包早点或其他东西用。在巴黎有道顺口溜是形容中国人旅行的：“上车睡觉，停车撒尿，下车拍照，人人手里拎个大茶缸子。”

有时我想，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变成没有信仰、没有规范的一个民族了，这一点挺可怕。在意大利，刚刚参观完古罗马的废墟，武艺听到后面一个中国旅行团里的东北人在嚷嚷：“啥玩意儿，乱糟糟的。下一个点儿在哪儿，赶紧走。”

武艺笑道：“那家伙的第一感觉是对的，那不就是一片瓦砾吗？可是他不会意识到那堆瓦砾中蕴涵的历史。”

我不禁心里有点酸酸的：“哎！真可惜那趟欧洲之行了（潜台词是，让我去就好了）。有钱去欧洲旅游了，可是脑袋远没有腰包那么充实。不过，也许中国人去多了就好了。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研究西方文化或介绍西方文化，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会越来越重要。只有相互了解了，才能对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表现出宽容，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的民族。同时，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匮乏和比较粗俗的审美习惯也会受到些触动而改变。”

武艺说：“希望如此。我觉得在外面的中国人仍然给人贫穷的感觉，不光是在金钱上，而且在思想上、文化上。在贝尔拉雪兹公墓，去参观德拉克洛瓦的墓地，发觉这位浪漫主义大师的墓地非常简朴。凡是留着金字的全是中国人的墓碑，大概在法国也不忘光宗耀祖。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欧洲的主要城市的街道上，我几乎意识不到中国的存在，但是我却能感到韩国和日本的影子。从机场去巴黎市区的高速公路旁，建筑物上的广告几乎全是日本的产品。在荷兰的乡村，常会发现插着韩国国旗是因为韩国人将土地租下来饲养牲畜。与欧洲人打交道，他们一般会问我是日



本人，还是韩国人，往下再就不问了。我只好自己解释，我是中国人。只有一次让我很感动，那就是我在巴黎看到了海尔的广告，真的感到很自豪。那两个汉字至今仍让我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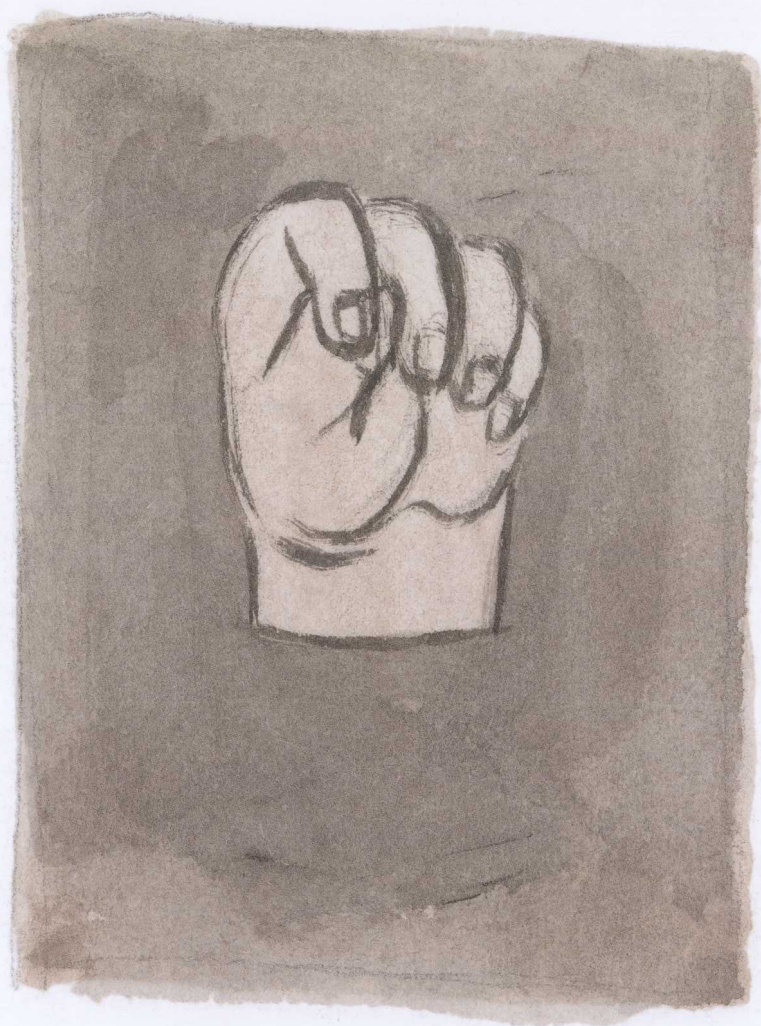
这时，武艺才想起回答我上面的问题：“我瘦可不是饿的。因为我在巴黎各处参观主要靠步行，那绝对是减肥的好办法。步行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巴黎地铁里小偷太多。另外，我实在不愿意错过在巴黎这个大博物馆里参观的机会。猫到地铁里，连天日都见不着，那不白来了吗？巴黎的地铁里有很多卖艺的人，不过他们在演奏时非常投入，完全沉浸在音乐里。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总的来讲，我还是喜欢在地面上观赏周围的风景和人。我见到过一个巴黎的女警察，她站在岗亭里，大沿帽下露出的金黄的头发，像海水一样蓝的眼睛，太迷人了。我曾在她面前来回走了几次，让人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我想犯人遇见她，也会爱上她，被她抓住也是一种幸福(笑)。巴黎的很多街道都非常古朴，道路两旁的小店精巧别致，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从不会让人的视觉感到疲劳。特别是巴黎的咖啡馆，那股咖啡的浓香是国内体会不到的，咖啡馆里使用的咖啡壶样式也非常别致，越老旧越有味道。而且我常看到有些人坐在咖啡馆里写作。有一次，我坐在咖啡馆里，一个老外一边用好奇的眼光打量我，一边在本子上写着什么。也许他在用文字写生，描述我这个东方人的特点。我在塞纳河畔也见过有人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写写停停。还有个小伙子将自己看到的東西画在女朋友的大腿上。”

我想，这些人一定有着和武艺一样热爱生活的眼光。不管他们写的是什么，也不管他们为什么写，这种状态本身就令人羡慕。

“你在巴黎画的速写主要记录的是什么呢？风景？还是建筑？抑或是你见到的有趣的人物？”这是我比较关心的。

武艺说：“主要是自己感兴趣的東西，你说的这些内容都包括。我在白天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迅速地画下来，晚上回到画室再进行整理。上点颜色，等于是完成了一幅小的创作。它们记录了我一天中最感兴趣的東西或景物。来巴黎之前，我带学生去了趟四川。现在，巴黎等于是成了我下乡写生的一个点儿了。”武艺说很多中国人觉得到了国外就没法画画了，但是他不同意这样认为，国外的景物和国内的景物仅有外观上的差异，不会影响他观察事物的眼光和方式。在武艺眼里，写生是一种记录接受外部的刺激后所产生的状态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一直保持着画写生的习惯，让自己的眼睛永远处在一种搜寻、判断和筛选的状态之下。

到巴黎之后，武艺将自己在国内的爱好也带到了那里。在北京，武艺偶尔周末去潘家园逛逛，买一些有趣但不一定值什么钱的小物件，摆在自己家里。到了巴黎，经朋友介绍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旧货市场，就在巴黎北部的4号地铁终点。平时那里是一个旧车市场，专卖各种二手汽车，每逢周六和周日那里便成了经营旧货的地方。这里是巴黎最大的旧货市场，不禁让武艺又想起了潘家园。这里的几乎每一个摊位都出



售绘画作品，大都创作于20世纪的20或30年代，各种风格都有，作者没有什么名气，但是画得非常不错。另外，市场上还出售一些旧家具以及一些老的摆件和杂项。说着，武艺拿出一个做工非常结实的小皮包，厚而硬的皮子，简单款式，粗粗的针脚，别有一番古朴稚拙的味道。这家伙一向眼力不错，经常能淘换到一些很有味道的东西。

武艺饶有兴趣地回忆起自己曾在巴黎参观过一个书展，是他在法国认识的一位艺术家米歇尔介绍给他的。米歇尔的原籍是加拿大的魁北克，后来一直在法国生活。米歇尔是个颇有修养而又非常谦和的人，对艺术、对人都保持一种非常平常的心态，很像武艺非常尊敬的国内艺术家陈征先生。书展上展出的图书都是手工制作的，大部分为版画，其中就有米歇尔的作品。这个书展很有意思，每年举办一次，每次只展两天半，展出的地点在里昂火车站。附近的建筑里每个进入展厅的人都发一副手套，以免污损书籍。展出的图书制作非常精良，全不像国内图书市场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状况。的确，我们在北京地铁的书摊上，以及每年春秋季书市上都会看到很多所谓礼品书，装在一个个纸盒子里，装潢俗丽，一望而给人以廉价的印象。就像武艺说的，这些书箱像装点心的盒子，与那些水果箱远看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说明我们对“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理解得应该说是比较一致的。

提到火车站，让我想到了巴黎的收藏有大量印象派绘画的奥塞美术馆，它就是由废弃的火车站改成的。武艺到其他几个欧洲国家旅行时都是坐的火车。相比之下，他觉得法国的火车最舒适，火车车厢的布置也很法国化，非常讲究情调，车厢里人也不是很多。德国的列车车厢显得比较陈旧，西班牙的马德里火车站则像一个植物园。最有意思的是在意大利的火车上，能够听到卖矿泉水的小贩的吆喝，据武艺讲，那嗓音就像帕瓦罗蒂。难怪欧洲人认为意大利语最适合演唱歌剧，因为其非常富于音乐性，看来果然名不虚传。武艺所观察到的各个国家表面上的差异，实际上是不同的民族文化的体现。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分析了德国和法兰西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德国人崇尚力量，迷信拳头的作用，而法国人则相对温和，沉浸在浪漫而有些奢靡的享受之中。对此，武艺颇有感触。他说，在德国柏林火车站曾经遇到了一群光头党，其实是一些十五六岁的中学生，警察牵着警犬在附近监视着他们。其中一个小女孩跟他说了句什么，武艺虽然没有听懂但却在那孩子的目光中打了个寒噤。他体会到了一种恐怖的感觉。在法国的列车上，他又遇到了一群法国的孩子，也模仿光头党的装束，但是他们神情中流露出来的东西似乎只是懵懂，毫无德国孩子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内容。武艺天生胆小，因而也更敏感，我相信他的判断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

有一次，武艺跟一位朋友到了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的一个小镇鸿弗勒尔，那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登陆的地方。而且鸿弗勒尔还有“诺曼底的巴比松”之称，可以想见其景色一定非常的优美。19世纪50年代，以欧仁·布丹为代表的一批画家曾在这里活动，其中包括迪亚兹、杜比尼和库尔贝等，在这里形成了鸿弗勒尔画派。在这个不大的镇子里，有数十家画廊。武艺说，最享受的是在那里喝诺曼底鱼汤，味道醇厚

